

■工友情怀

矿山里的“说书匠”

□周脉明

“老薛，来一段，就说肖飞买药那段……”

“不的，老薛，别听他的，来岳飞大破朱仙镇那段儿，薛刚反唐也行啊……”

“老薛……就来肖飞买药！”

这时候，几束耀眼的矿灯光照在掌子面黑暗的角落里，一位年过半百的矿工身上。只见他不慌不忙站起身，立刻传出略带些山东味儿、说话有点儿大舌头的声音：“故事发生在1942年，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飞过来一辆自行车，车上坐着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看起来能有二十多岁，长的是细高条挑儿大个儿，往脸上看：重眉毛，大眼睛……”

十多年前，我在煤矿采煤。这是当时在黑咕隆咚的掌子面，采煤间歇之余，几乎天天要上演的镜头。这位说评书的矿工就是我们掌子面的老薛，我们大家都称他“说书匠”。

老薛在我们掌子面是采煤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一位矿工。



大家都很尊重他不仅仅是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因为他会说评书。《杨家将》《说岳全传》《薛刚反唐》《三侠五义》《烈火金刚》《燕子李三》等等，这些古代、现代评书他都说的滚瓜烂熟、生动有趣，丝毫不次于收音

机里的评书联播节目。

老薛真名叫薛少武，老家在山东。他19岁那年，有一位流浪的民间说书艺人，在他所在的小山村夜间连着说了半个月的《烈火金刚》。他一场没落，听入迷了。执拗地要拜说书艺人为师，

可是人家因为他说话有点大舌头就没有收他。于是他就对说书艺人软磨硬泡，结果当天把说书艺人吓跑了。为此，村里好多人或明或暗地讽刺挖苦他，无奈之下，薛少武负气离开家乡，辗转来到东北矿山落下了脚，成了一位采煤工人。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在矿山扎下了根儿。

可是薛少武的说书梦依然在做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跳舞打麻将。爱人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都买了评书。起初在自家拿着书对着镜子说给自己听，后来说给爱人孩子听，再后来茶余饭后，邻居们坐在大门前聊天时，他说给大家听。虽然他说话有点儿大舌头，但是大家都能听明白。每逢大家坐在一起感到无聊时，就让薛少武来一段。他也不客气，评书台词几乎都背下来了，张口就来……这一切给了薛少武莫大的自信。

有一年春节前夕，煤矿举办新春联欢会。每个采煤队都要出

节目。大家平时也没有什么唱歌跳舞以及乐器等业余爱好，忽然有人提议让薛少武去表演评书。薛少武起初还不肯，采煤队长恐吓他：“如果不去表演就扣你半个月奖金！”薛少武只好上了台，说了一段《肖飞买药》，结果赢得了满堂彩。

从此后，薛少武说评书在全矿出了名。除了每年煤矿举办各种联欢会邀请他说书以外，在班前班后、掌子面放炮、停电等空闲时间。只要大家有求于他，他必定绘声绘色说上一段。大家的神经被薛少武评书里的人物命运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身上的疲惫和心中的不顺也就烟消云散了。好多矿工还从薛少武的评书中了解和学到了许多历史、地理知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薛少武变成了老薛，但是在掌子面，他那带着山东味儿、有点大舌头的评书依旧延续着，直到他两年前光荣退休离开掌子面。

■图片故事

串门那点事

□赵同胜



融。串门的人和主家团坐在炕上，恣意享受着温暖，唠嗑——成了既古老又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

男人们说桑麻农事，道人生百味，从古到今，乡闻俚趣，聊得热火朝天，兴味盎然。满屋子飘散着呛人的旱烟味道。那味道，更像是一种黏合剂，少了，就失了语境，没了气氛。

女人们虽矜持，但也有放浪形骸的时候。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通常炕上何止是三个女人，生且净末丑，应有尽有。于是，家长里短也就有了撩人的滋味，这个俊，那个丑，这个屁股大，那个胸部圆。总免不了一通哄堂大笑。当然，也有惹是生非的时候，说的话被传了出去，不定妨碍了谁，就会起口舌之争，俨然成了乡下一景。但更多的还是感情融合之下的邻里和

睦占了绝对的上风。

此时的乡下，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平日里，村子里少了生机，串门依旧是老年人的日子，很像是乡下唱大戏时，台下一片“霜花”的景致。年轻人也只有过年时才走走串串，但已经不在炕上盘腿聊天了，而是移到了牌桌上和酒桌上，乡下与城里似乎已别无二致。

城乡渐趋大同，乡下串门也在时光的晕染中渐成模糊的符号，只有像娘一样耄耋的老人还在苦苦坚守。但从他们的眼光里，只看到了浑浊和隐藏的孤独；瞅着他们的背影，不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指不定哪天，乡下也会像城里一样，串门的足印被尘封在记忆里，成为遗存，所谓的文化也就断了根脉，想想，还有那么点心酸呢。

说起李商隐（义山），好像稍微识得几个字的人，张口就能吟诵出他的一些名句来。譬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没错，正是这位晚唐时期的诗歌巨匠，给国粹唐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然而，在美诗与美名的背后，又站着一个怎样的李商隐？诗歌可以“无题”，人生必须“有解”——我们不妨翻开作家张诗群的新著《锦瑟华年是情痴——李商隐诗传》，去探幽，去寻“秘”，去感受——

简而言之，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调，清丽唯美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坎坷相伴且忧郁盈心的一生，同时，对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里的诗作，尤其是“无题诗”，予以解谜式辨析赏读，引领读者穿越千余年时光，一起去深入感受那颗浪漫多情而又悲愁难寄的诗心。

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国泰民安或战乱频仍，蓬窗陋室或豪门华厦，落地生根，命由天定。李义山当然也不例外。但唐朝，本就是一个奇异的时代。盛唐自不必言，中唐暂也不论，纵是繁华难掩虚萎的晚唐，其倾颓的身姿，凋残的背影，终亦因了命运多舛、忧伤难拂的李商隐，以及他扑朔迷离、直入心魂的一首首《无题》诗而幽寂地闪烁着绮丽的光辉。

义山是一个谜。被误读、被曲解、被猜度冷落、被讥嘲怨憎，都是他生命的常态。不是没有抗争，不是没有挣扎，然而，因了误陷“牛李党争”的漩涡，因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义山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化成了无法言说的惘然记忆。毕竟，晚唐虽是风雨飘摇，若一棵

细品诗歌的芬芳

——读《李商隐诗传》

□刘敬

枝枯根朽、千疮百孔的老树，但终究形高影大，义山这只小小的时代的蝼蚁，或曰蚍蜉，除了望“树”兴叹，又如何撼得动分毫？况且，那老树自始至终被一批势强业大、位高禄厚的“苍鹰”与“枭鸟”所占有，所守护，就像丧家犬守着一根腐烂的无肉的断骨。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红尘十丈，惟我彷徨——义山只能转而求诸内心，把一腔炽情一怀愁绪付与纸笔，诉相思，表哀情，隐晦还曲折，无题胜有题。

“有些文字，要等到岁月堆叠到一定程度才能看懂；有些事情，要等到生命有了一定厚度才可以厘清。”张诗群如是感言。是的，读李义山不仅需要岁月的积淀，更需要思想的广博与厚重，目光的澄明与穿透力。如果说，诗仙李白是纵酒放歌抒豪情，诗圣杜子美是心沉情郁忧社稷，那么，末世才俊李义山则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令后世读者循着他悬念连迭类转蓬的人生轨迹，去细品那一路散溢的幽若兰馨的诗歌的芬芳——荥阳、洛阳、长安、兰台、永乐、桂州、东川……直至锦瑟无端，情无凭依！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李商隐。纵览全书，作家能独辟蹊径，“滤去感性泛滥的浮沫，于精美中现出理性思辨的光芒”，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义山，尤显可贵。莫问义山与谁“心有灵犀一点通”，莫论义山缘何“直道相思了无益”，只要您沿着作家潜心铺就的幽幽小径，漫溯流光，感受到了诗人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你自会觉得，即便是忧伤的叹息，义山也是那样的逸群绝伦，牵心扯肺！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书海掠影

